



DAHAIYU
ZHUANDEXIEZOU

苏玉光 著

大海与船 的协奏

海南出版社

大海与船的协奏

鄭光

海南出版社

1995

琼新登字 04 号

大海与船的协奏

苏玉光著

社长：袁大川 责任编辑：刘 宇 卫淑霞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

海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海南军区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8 月第一版 199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160 千字 印数：001—3000

ISBN 7-80617-282-3/I·66·

定价：9.80 元

责任编辑：刘宇

卫淑霞

责任校对：阿曼

黄金

装帧设计：廖宗怡





廖宇忱于2015.7

序

周序

苏玉光同志是海南军区比较活跃的一名青年作家。这些年,从他经常见诸报刊的作品和已经出版的文学专著中,我感到他是十分勤奋的。特别是作为一名部队机关干部,他能够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坚持利用业余时间笔耕不辍,而且不断有新的成果面世,难能可贵。最近,他又把自己近十年来创作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结集出版,可喜可贺,我乐意为他的集子作序。

《大海与船的协奏》这部报告文学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品中流淌着的似火激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触,生动优美的语言,真实地再现了椰城海口和娘子军故乡军民开展双拥共建,创建双拥模范城活动的历史实践,热情讴歌了广大军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继承优良传

统,弘扬时代精神,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团结奋斗,开发宝岛,建设大特区的鱼水深情。正如他在文中表述的:“人民是情潮浩荡的大海,军队是贴着海面行进的航船。航船使大海变得丰富且生动,大海的承载更使航船获得了疾驶奋进的生命,就象一曲磅礴动人的协奏曲,大海与船永远是这样地不可分割,须臾不能分离……”不过,作者的着眼点并不在纯粹的歌颂或是对事件过程的简单复述上,而是不断转换视角,时而是历史,时而是现实,时而是典型事件,时而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白,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追踪、剖析,使历史与现实得到了生动的映照呼应,使人物与事件获得了真实的灵魂,从而给人以启迪和思考。据我所知,苏玉光同志是我省近年来采写双拥题材作品最多的一名作者。我感到他比较善于驾驭这类重大政治题材的,事实上他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曾两次被收入由邓小平同志题词的《双拥模范城》报告文学丛书出版,并分别在海南省、海口市举办的“双拥杯”报告文学征文中获得一等奖。

然而,苏玉光并没有让他的笔停留在双拥领域,而是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舞台:他写军队转业干部二度创业的奋斗历程;写机关干部在酒绿灯红的特殊社会环境中默默奉献;写黎家山寨在改革开放浪潮冲刷下的深刻变化,也写红色娘子军幸存者鲜为人知的婚姻生活和朴实美好的胸怀……他在每一篇作品中都注入了真情,融进了自己的思考。我相信,这部集子出版后,读者是会作出更准确评价的。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孔子说诗可以

“兴、观、群、怨”，主张诗人通过自己的作品抒发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关心人民疾苦，推动历史前进。这种思想观念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艺术审美情趣和社会道德准则。当前，我国人民正在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广大作家，尤其是部队作家更应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去从事创作活动，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来凝聚军心民心，鼓舞士气，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我以为，有特色的作品才有生命力，有思想的作品才能撼动人心，而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是会永远受到人民欢迎的。苏玉光同志还年轻，相信他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

一九九五年七月廿一日·于海口

（本文作者系海南军区政治委员，陆军少将，海南省双拥领导小组副组长。）

目录

1	序/周传统
1	大海与船的协奏
47	红色娘子军婚姻备忘录
73	十年唱大风
100	黎家第一村
125	强者的追求
151	洁白的玉兰花
158	面对死神的请柬
166	金钱的诱惑
172	机关里的故事
184	在红色娘子军的故乡
278	后记

大海与船的协奏

序曲 上升的太阳

这是一座盈满椰风海韵，充满热带情调的南国海滨城市。

她从历史走来，那沉船的甲板上曾经掠过五千年飘渺如梦的古歌；

她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涌中崛起，那高耸的摩天大厦正登临现代化的黎明。

漫步海口市，我已经想象不出这个曾经作为海南行政区首府而70年代末却仅仅拥有一座“五层楼”最高建筑的落后城市的面貌，更想象不出那个600年前才正式设立千户所并兴筑城廓、被人们称之为“海口所城”的小渔镇的旧模样！如今，映入我眼帘的是凌空欲飞的立交桥和熙攘繁华的宽阔大街，是散发着浓浓商业味儿的股份公司招牌、证券交易所、商

品橱窗和鲜艳夺目的招商广告，是五光十色、穿梭不断的进口车流和服装新潮、行色匆匆的人群，是飘扬着不同国籍旗帜的工业开发区、金融贸易区和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现代化楼群……

我深深感动于改革开放十四年给这里带来的真正意义上的天翻地覆的深刻变化，我更为这座日趋商业化外向型的大特区省会城市能够获得全国“双拥模范城”殊荣而深深感动，感动于高度浓缩于“双拥模范城”铜匾的那种纯似水、浓于血的拥军情愫，感动于椰城 44 万多军民在改革开放创造伟业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建立起来的那种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新型关系，那种如同大海与船一般相亲相依，难舍难分的深浓情意！

日出辉煌。我在琼州海峡的南岸看见一轮喷薄的太阳升起在椰城上空，而在太阳的驱动下，大海正在涨潮，船队正在航行。

第一乐章 历史翻动的记忆

海口，位于琼州海峡南岸，海南岛北部，“北枕海安，南近交趾，东连七洲，西通合浦”，为我国南疆边陲通往港澳台及东南亚各国的主要港口，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省会，是海南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象一艘千疮百孔、残破不堪的木帆船，昨天的海口市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颠簸飘泊，饱经风浪，实在没有留下多少

灿烂与辉煌。早先，这里只有几座破落的渔村。南宋时期，因飓风大作，白沙津被冲刷成港，遂拥有了一座可供渔船停泊避风的“神应港”。洪武17年，明朝廷正式在这里设立千户所；10年后，安陆侯吴杰委托千户崇实兴在这里兴筑“海口所城”，终于使这座边陲渔港初步具备了作为一座小城市的雏形——或者说初步现出了作为一座城市的小小轮廓。翻遍海口市的古代史和近代史，那冗长的岁月向我叙述的大多是狂风肆虐，海洪泛滥、地震袭扰、海盗劫掠等天灾人祸、物毁人亡的不幸。而那座被誉为“海南第一楼”的五公祠内却伫立着唐朝宰相李德裕等5位唐宋落魄官员的雕像，使人陡然想起这里曾经是历代朝廷流放谪臣的偏远荒蛮之地……

然而这暗淡沉重的一页页毕竟翻过去了。一部血染的《海南革命斗争史》为我展示着海口市曾经拥有的革命荣耀。

1926年1月，国民革命军跨海南征，打败了盘踞琼崖的反动军阀邓本殷，结束了琼崖军阀割据的局面。同年6月，中共琼崖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海口市竹林村召开，成立党在琼崖的第一个领导机构——中共琼崖地委。随着，共青团琼崖地委也在这里宣告成立。从此，在共产党领导下，府（城）海（口）地区各中小学校先后建立起党、团支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迅速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顷刻间漫卷海口城乡……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海口市军民在二十三年高举不倒的旗帜下团结战斗，坚持孤岛斗争，以热情、鲜血乃至生命的代价，树起了一座座使世代景仰不止的双拥丰碑。丰碑高

矗，渔水情深。

●片段之一

践踏琼崖的日军为了加强法西斯统治，在海口市郊区苍西村建立据点，由一个小队伪军驻守，还在当地组织了10多人的“自警团”，企图控制我党我军在羊山一带的革命活动。由于伪军控制不力，日军当局又派中队长夏本率领130多名日军进驻。东洋兵到来后，在这里加修工事，构筑炮楼，群众备受蹂躏，我党我军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为此，我军决定寻机消灭日伪军，拔除苍西据点。1942年3月中旬的一天，在羊山一带活动的琼崖独立总队第一支队预先在坡崖村附近布置好伏击阵地，准备“引蛇出洞”加以歼灭。当天夜里，早已奉命秘密侦察摸清敌人人数、装备和活动规律的苍西村地下党员苏发皇自告奋勇，以维持会副会长身份前往敌人据点向日军中队长夏本密报，声称在坡崖附近发现一小股共产党部队活动，要求夏本快快带兵“围剿”。夏本信以为真，于次日早晨亲率日军60人，伪军10人，自警团6人，用刺刀逼着苏发皇在前面带路，如同鹰犬一般气势汹汹扑向坡崖。当夏本发现自己中计陷入我军伏击圈时，想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作恶多端的夏本一命呜呼，50多名日伪军毙命山崖。经过这次打击，残余的日军撤离了苍西据点，我党我军在羊山地区的活动又活跃起来了。

●片段之二

1942年冬季，日军对我抗日民主村庄进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人民群众惨遭杀害，不少村庄顷刻间只

留下断壁残垣。为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我军吴克之部队进驻羊山，相机打击敌人。日军获悉后，便派出重兵对海口外围的羊山一带进行层层封锁，企图断绝外界对我军的接济，使我军困死深山。凡是发现有人上山，抓住后一律杀头示众。然而，当地党组织了解到我军陷于粮食、弹药俱缺的困境后，还是想方设法，组织民众送粮上山。一天下午，市郊苍西村党支部派出10多人装扮成迎亲队伍，挑着大米、喜酒，簇拥着新郎吹吹打打，闹闹嚷嚷地开出苍西村，向着羊山外围联络点——苍英村前进。他们刚到苍英村附近就被日军扣留起来，严加查问。敌人听他们说是到苍英村迎娶新娘，便吓唬道：“谁是新郎，快站出来，不然就统统的杀头！”“我就是。”在这关键时刻，装扮新郎的汉子挺身而出，日军把他上下打量了几遍，找不出破绽，便左右开弓打了他几巴掌，把他们全放过去了。就这样，这支“迎亲队伍”机智勇敢地越过敌人封锁线，胜利地把10多担粮食送上羊山，解决了我军的燃眉之急。

●片段之三

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和两广的顺利解放，海南岛听到了人民解放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隆隆脚步声。1949年12月下旬，我第四野战军四十军和四十三军奉命集结雷州半岛，做好渡海作战的准备。

虽然当时逃亡海南岛的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集结了10余万国民党残兵败将，在琼崖全线划置防区，加强构筑工事，并配备海、空军，建立了一条自称为“固若金汤”的

“伯陵立体防线”，但海南党政军民不畏强暴，齐心协力，以前所未有的热情，配合我四野第15兵团渡海作战，解放琼崖。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海口郊区各乡都成立了支前委员会，组织了向导队、救护队、运输队、服务队、担架队等，并设置了收粮站和储粮站，发动群众踊跃捐粮，当时一个小村庄就捐献粮食3万多斤。与此同时，海口地方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积极接应解放军先遣人员，还千方百计窃取大量敌人政治、军事情报，绘制海口沿海地图及海水潮汛表，送给渡海作战部队。这些资料为我军渡海作战提供了重要依据。

1950年2月的一天深夜，20余名海口船工在当地党组织安排下，摇着10几条小木船偷渡琼州海峡，准备到雷州半岛为渡海大军摇橹划桨。可是，他们出海不久，就碰上了国民党的巡逻舰艇，不幸全部被捕。敌人对他们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仍然无法弄清他们此行的秘密使命。最后，一排罪恶的枪声响了，这20余名朴实赤诚的渔家汉子以生命的热血染红了黎明前的海口市红坎坡，同时也镌刻成一座永不磨灭的拥军浮雕。

●片段之四

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日历翻到1950年3月底，退守琼崖的10余万国民党大军已处在惊恐万状，风声鹤唳之中。那条所谓固若金汤的“伯陵立体防线”也已被我军先遣部队多次突破。31日深夜，继我第四十军和四十三军的三支小部队在琼崖纵队接应下分批于不同地点偷渡登陆成功之后，四十三军一二七师加强团的3733名官兵，在师长王东保和师政委宋

维斌的率领下，在府海地区党委常委徐清州的协助下，又从雷州半岛扬帆起渡，向海南岛进发。他们原计划在琼山县塔市一带海岸登陆，不巧的是，当船队驶到海口的秀英、白沙门附近海面时，却和7艘从秀英港开来的敌舰相遇。经过一场惊险而激烈的战斗，敌舰掉头逃窜，我军大部分在预定地点——塔市登陆成功，可是有两个连队却和团部失去联系，迷失了方向。他们在海上飘流，最后被迫登上了距海口市仅3公里的白沙门岛。

白沙门岛位于海口市的东北方向，四周隔着犬牙交错的河沟，是一个海上孤岛。我军消灭了一个排的守敌，上岛立足未稳，敌人的军舰、飞机和步兵、炮兵就疯狂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兵力不久便增至3个步兵团和3个炮兵营，我军无疑陷入了绝境。然而，700名将士英勇顽强地和疯狂进攻的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4月1日上午8时至晚6时，我军先后击退敌人的30多次冲锋，毙敌千余名……这场英勇悲壮的战斗一直持续到2日上午10时，我军终因寡不敌众，除20几人不幸被捕（后被杀害）和10名隐蔽在沙洲上的官兵后来突出重围，并在群众的掩护下找到了琼崖纵队之外，其余全部血溅黄沙，壮烈牺牲在白沙门岛上……

椰树垂头，白云洒泪，海风吟咏着烈士们的英名，抒发着深沉久恒的怀念。解放后，白沙门岛和金牛岭烈士陵园分别树起了一座纪念碑。纪念碑昭示着白沙门烈士的不朽，不朽的还有那血肉凝成的长驻于海口人民心中的巍巍长城，以及长城上镌刻着的永恒启示……

于是，50年代末，一条在海边修筑起来的巨大防洪堤摄入了海口军民日夜挥汗苦战的身影；

70年代，新建的海口新港同样久久地回响着军民并肩奋战的壮歌；

80年代，全市军民共同开展“富岛强兵”活动，把军民共建与民兵参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谱写了内涵丰富的鱼水新篇……

啊！这是一片能够支撑起长城并能够使之不断延伸的热土，而长城的伟躯更是在这里留下了沉甸甸的份量。听吧，椰城军民整齐谐调的脚步正深沉有力地踏着历史的浩浩流韵向今天走来！

第二乐章 潮头奔流急

波涌。浪卷。当整个大海渐渐高涨起来并形成汹涌澎湃之势，你可曾注意到哪些奔涌争先的潮头？

时间跨入八十年代后期，海南已不是原来的海南，海口也已经不是昨天的海口。建省办经济特区，这片椰林掩映的热土在大开放、大开发、大建设的时代脉搏下孕生着一个又一个神话般的传奇，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作为全国最大经济特区的省会，海口市的改革、开放理所当然地走在了全岛各地的前面。在这里，一条条道路正不断地扩建，一座座新城正耀眼地崛起，一个个开发区正接连设立，一批批